

鬼眼——作案现场

当代外国文学

〔民主德国〕扬·弗利格尔
外国文学出版社

Jan Flieger
Tatort Teufelsauge

根据民主德国Mitteideutscher Verlag
1986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鬼眼——作案现场
Guiyan——ZuoanxianCh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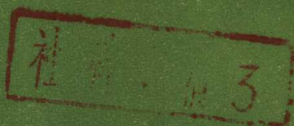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450

ISBN 7-5016-0080-5/I·81 定价2.25元

47.18
52-645

847054



鬼眼——作案现场

[民主德国] 扬·弗利格尔 著

孟 洪 译



10007137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0年·北京

序 幕

雨点敲打着拉达轿车的玻璃，越来越密。

坐在方向盘后的男人打了个哆嗦。他不再看坐在身边的姑娘。汽车每前进一米，他对姑娘的仇恨就增加一分。穿过森林的大路空荡荡的，他的身前身后没有一人。正是中午时分。

当那位男人看到林中小路时，眼睛一亮，减慢了速度。

“怎么？”姑娘问，“你要去鬼眼吗？”

男人没吭声，他把汽车向左拐进林间小路时，并没有看见一个在公路上迎面而来的人影。

一 疼 痛

他感到一阵阵疼痛。

阵痛过后，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能想。

克勒曼上尉去取女牙医给他的药片。他必须今天写完谋杀案的总结报告，因为检察官已经等着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舌头伸向下巴新出现的伤口，屋子里静悄悄，他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他紧紧地咬着牙，坐在桌边，面部一动不动，那副神情就象人们在他站岗时看见的一模一样。他是谋杀案侦察科的副科长。四十岁。一米八六的个子，身材修长，瘦长的脸上——对灵活的灰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金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他总是端端正正地系着领带。

平时总坐在他对面的非希特尔不在屋里，这使克勒曼很高兴。疼痛继续朝他的下巴深处钻并且变得隐隐约约。他想，等一会不疼了，我要去布勒斯巴赫那儿请个假，今天不上班了。他有种感觉：右颊肿得很厉害，而嘴巴成了唯一的伤口。

他想伸手去拿电话听筒，却又垂下手来，开始整理桌上的铅笔和自来水笔，他把笔尖都朝一个方向摆好，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不喜欢杂乱无序，在他的书桌上，每个文件夹、每支铅笔、每张留言条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不得放错地方。他的书桌的抽屉里以及柜子里的东西也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可以闭着眼睛去拿他所需要的文

件。他把自己的手表也校准到秒。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普鲁士人”，起这个绰号时肯定也想到了克勒曼的名字“弗里茨”^①。克勒曼不喜欢绰号，尤其不喜欢这个绰号。疼痛还在继续深钻着，并没有消失。

克勒曼知道，如果他提出请求，布勒斯巴赫会让他走的，因为这种请求在克勒曼是个例外。克勒曼能够持续一周或更长的时间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他常常这样做。如果案情需要，他可以不知疲倦地持续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感觉都投入到破案工作中去。

他又要去抓听筒，想给布勒斯巴赫打个电话，但他还没开始拨号却来电话了。

来电话的正是布勒斯巴赫。

“做好准备，弗里茨。在克兰涅克附近发现一具女尸，就是在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鬼眼的小池塘边。”

克勒曼一跃而起，几乎是机械地完成了下列动作：走向武器柜，取手枪皮套，检查武器。同样内容的电话，现在也到达了每一位必须前往发现女尸地点的人那儿。

克勒曼离开了自己的房间，没敲门就走进了布勒斯巴赫的房间。布勒斯巴赫身穿灰色大衣站在书桌前。他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态略显肥胖，脑袋上只剩下一圈头发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只骆驼必须十四天不喝水也能挺得住。一名刑事警官这么多天不睡觉也要能挺得住。”布勒斯巴赫就一直以这句话为准则生活着。

富克斯，刑事技术员，跟着克勒曼走进了房间。

“出发！”布勒斯巴赫说。

离开房间时，克勒曼又感到下颌隐隐作痛。

^① 这是欧洲人对德国人或德国兵的贬称。

二 作案现场

汽车拐进了一条森林小路，超过了其他警察，随后又拐进了另一条路。那条路泥泞不堪，他们下车步行时，泥浆没过了他们的脚踝。

他们面前就是那个池塘。池塘并不大，水是黑色的。克勒曼这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把它叫作“鬼眼”。

池塘的两侧是高高的山毛榉，它的尽头开始了一片狭长的草地，看起来就象是一条林间甬道，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是一片草地，而是一大片荨麻丛。

克勒曼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片的荨麻丛，它们简直就象一片无法穿透的密林。风轻轻地摇动它们。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入这片荨麻丛。

一位警车司机迎上前来，他马上向布勒斯巴赫作了简单的情况介绍，显得有些急躁。没有证人。只有两个小孩，他们走上那条小径，在荨麻丛中发现了女尸。

布勒斯巴赫点点头，没吭声。

“你可以开始了，赫伯特，”他对富克斯说。

布勒斯巴赫接着对两个男孩中较大的那个说：“是你们发现了她？”那个男孩长着一头金发，毫不畏惧地用蓝眼睛看着那具女尸。他大约八岁，最多九岁，长得非常结实。

“是的。”那个男孩说。

“我们想掏个洞。”那个较小的男孩看着已经开始工作的

，侦察技术员补充说道。

布勒斯巴赫穿过小径边上的那片荨麻丛，他登上一块大石头，从这里可以向下俯视死者，同时又不妨碍富克斯的工作。布勒斯巴赫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之久。

“弗里茨，你来看看。”他对克勒曼说道，并从石头上走下来。

克勒曼踏上那块石头。

死者穿一条牛仔褲，一件橄榄绿色的学生衫，仰面躺着。

克勒曼朝死者睁开的眼睛看去，一双大眼睛，深棕色的，几乎是黑色的。

他一直觉得奇怪：朝死者的眼睛瞧去的第一眼竟然引起了一阵短暂的惊骇。他永远也不会对同事说起这件事，就是对已经成为他的朋友的布勒斯巴赫也不会说。

这双眼睛……

这双睁得大大的，却又是空濛濛的眼睛。

这双眼睛，在它们还没有变呆之前，在呼吸还没有停止之前，在黑暗还没有到来之前，曾作为最后的见证盯着凶手的眼晴，由于惊恐而睁得大大的。

这双眼睛……

在寂静中，只听得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克勒曼听到苍蝇的营营声。苍蝇赶也赶不走，不断地重新飞向尸体。

有一瞬间之久，克勒曼只盯着其中的一只，它在死者的脸上爬来爬去。这幅令人生厌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他知道，现在这幅画面也将属于他脑子里那些永远不会消失的画面了。有些暴力犯罪的牺牲者他是忘不了的，尽管凶手早已落入法网。这个死者他肯定也是忘不了的。

死者的身材和他女儿的相象。他一阵战栗，嘴唇变得更薄了。

那只苍蝇还一直在死者的脸上爬来爬去，闪着莹莹的绿光，在克勒曼眼里，它好象比别的苍蝇更大些。

为什么他在此时此地想起了他的女儿？

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克勒曼不寒而栗地想着。这类案件有好长一段时期不在这个区里发生了。

他走向布勒斯巴赫身边，布勒斯巴赫身旁站着检察官，他名叫科尔纳，一个矮个子、灰头发男子，戴一副无边眼镜。他的年龄很难猜测，但是可以跟他很好地合作共事。

法医贝尔拉赫，这时站到了大石块上。

“就是她。”布勒斯巴赫轻声说。

“对，”克勒曼肯定地说，“今天报纸上还登了她的照片。”

他一看到死者的眼睛，马上就联想起玛丽·安卜勒这个名字。

玛丽·安卜勒……

对这个姑娘他们又知道多少呢？

八月二十八日，一位老妇人来到南城派出所，因为她的外甥女整整一夜未归。据她说，她的外甥女住在她家，正上高中。但眼下在一个图书馆工作十四天。派出所给住在格拉的玛丽的父亲打了电话。他认为玛丽的姨妈太大惊小怪了。应该等一等，因为八月三十一日玛丽肯定会回来的。但是问遍了玛丽所有的男女朋友，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线索，甚至侦察也一无所获，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公布了失踪者的相貌特征，也无结果。布勒斯巴赫必须向刑事侦察处的领导报告这一情况。

布勒斯巴赫目光忧郁，他把双手插到灰大衣的口袋里，看起来就象是一尊塑雕像。克勒曼把手也放在大衣口袋里，自从他有一次在线索记录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因而成了同事们打趣的笑柄之后，克勒曼在现场总是把手插在大衣或夹克衫口袋里。

“很可能是被掐死的。”法医贝尔拉赫说。

布勒斯巴赫指出：“凶手肯定没有想到还有人走进这片荨麻丛，在他看来这就象是一片保险的屏障。”

克勒曼点点头。

这该死的大雨，他同时这样想着，一连几天下个不停。

一切痕迹都被冲掉了。

有指纹吗？有头发吗？只要有一根发丝，就足以让我们确定性别和血型。

有一点皮屑吗？

有一点儿血迹吗？

有一丝衣服纤维吗？

有一个高跟鞋印吗？

但是大雨把一切都冲掉了。同时两个小男孩把可能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都给破坏了。

布勒斯巴赫想的大概也是这些，他小声诅咒着，他与克勒曼一样预感到侦破时他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大雨是他们的大敌，就克勒曼的记忆所及，这样持续不断的大雨，已经多年未遇了。

“没有拖拽的痕迹。”富克斯说，“但是从这些不是由那两个男孩踩倒的荨麻来看，凶手是从大路那个方向来的。”

“他把她弄死后扛到了这里。”克勒曼说。

布勒斯巴赫点点头。

他们两人从死者生前在假期里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的女馆长那里了解到，在八月二十七日中午大约12点钟，玛丽接到了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然后她向女馆长请了一小时假。只答应请一小时假，因为预定下午一点她要同玛丽谈话，玛丽必须赶回来参加这个谈话。这样看来她认识那个男人，并且相信她能够准时赶回来。那个男人就是凶手吗？

布勒斯巴赫沉默着，皱起了额头。

“尸体解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他说。

布勒斯巴赫看着地面。

“你去她父亲那儿一趟，弗里茨。”于是他决定。

克勒曼不作声地点点头。布勒斯巴赫总是让他去进行这样的访问。

他下颌上的隐痛又加剧了。

三 父 亲

在通往格拉的道路上克勒曼一再嘟哝着，因为每当他要加速行驶时，限制速度的标志总是一再妨碍他。

他到达格拉后，看看表，知道他必须把整个下午的时间花在这次访问上时，他不满地低声嘀咕了几句。

他很快找到了那家企业，他问的第一个人就很详细地把路指给他，因此他只用了十分钟。

“安卜勒同志正在开会。”女秘书说。

“我事先打过电话。”克勒曼回答。

“克勒曼先生？”那位秘书问。

“是的。”克勒曼答道。

“您先请坐。您可以把大衣挂在衣柜里，我们不能中途取消会议。”

“谢谢。”克勒曼说。他依旧穿着大衣，坐着等待，那位女秘书又开始写她的东西。

“请您告诉他，我在这儿。”克勒曼坚持说。

那位妇女扬起了眉头。

“安卜勒同志不希望开会时受到打扰。”

“那么请您将这次作为例外处理。”克勒曼说着看了一眼手表，皱着额头目送女秘书。她打开了包着软皮革的门，然后又随手关上了门。

过了一分钟，门又开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从克勒曼面前走过，第三个男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他粗略地扫了克勒曼一眼并问候他。

“请。”女秘书说。

克勒曼走进小屋，屋里的香烟烟雾就象一堵墙。

“您请坐。”那位矮小、敦实的男人说着向克勒曼伸过手去，同时没有把握地微笑着。

“您找到我女儿了？”

克勒曼一声不吭地坐下。

“您知道，把她交给她姨妈，这并不好，”那人说：“她姨妈很可能管不了她。”他抬手作了个表示抱歉的手势。

“就是我们，我的妻子和我，也没法做到这一点。您知道，何况她是我的第二个妻子。她比玛丽的母亲要年轻得多。如果玛丽继续同我们一起生活，她会毁了我新的婚姻……我不希望这样。”

克勒曼继续沉默着。

“这也是她自己的愿望。”那位男人接着说下去：“搬到她姨妈那儿去住，她早就催我们这样做。我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转学。您可以理解，我……”

“她死了。”克勒曼说。

父亲瞪大了眼睛，右手握着自己的领带。

“我们今天找到了她。”克勒曼说：“我马上就来了。”

“死了？”那个男人轻声地说。

克勒曼点点头。

这位父亲急急地去抓烟盒，又把它推开。然后他用左手挠着脑袋，不断地挠着。

“这不是真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真的。”克勒曼说道。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生硬，比克勒曼自己估计的还要生硬。

克勒曼等待着，他什么也不说了。

这位父亲要用几分钟时间使自己镇静下来。电话铃响了，他没有去抓听筒。

克勒曼说：“我们给您打过电话，告诉您，她的姨妈来找过我们，因为您的女儿没有回家。那时您还认为，现在是假期，开学的第一天她就会回来的。”

“是的。”那个男人低声说：“谁又会想到这些呢……”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克勒曼说。

“凡您需要的都可以。”那男人疲倦地说。

“安卜勒先生，她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们的名字。”

那个男人又开始结巴了。

“我从来没有注意她的女朋友们……和男朋友们……”

“您不知道他们？”

“不，您……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而且在她母亲死后，玛丽变得多么冷淡，多么冷冰冰，多么内向。我第二个妻子和我，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这一点您只管相信我们好了，但是我们再也无法理解她了。她在我们家里就象一个陌生入，她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不过象她这样年龄的人全都一样。”

“并不个个都是这样。”克勒曼说。

那个男人坐着垂下了头。

“我一个名字也说不上来……五月间她去了邦兴，住在我们的别墅里，您知道，在放假的时候她和一位女朋友在一起，但是名字……”

“您不知道，那位女朋友叫什么？”

“不知道。我们三天以后才到。但后来，我儿子病了。您瞧，我们又有了一个男孩……玛丽直接从她姨妈那儿乘车去海边了。不，她是搭车去的，尽管我禁止她那样做。但这对她来说是一项运动，是一种冒险……您……”

“她没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吗？”克勒曼问。

“她从不带男孩子来，但她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这一点我还能够肯定。她总是这样评价她那个年龄的男孩子，说他们头脑空空，只会夸夸其谈。您知道，这是她自己的话，她要一个已经自立的男子。”

“一位已经自立的男子？”克勒曼带着疑问重复着。

“他必须有所成就。她也从不去迪斯科舞厅，她说，那儿尽是些孩子。她就象二十多岁一样。”

那个男人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

“对自己的亲女儿就……就知道这么一点，人们总是各过各的。”

那个男人把双手攥成拳头捂住眼睛，他的肩膀抽搐着。当他抬起头，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时，他的两只眼睛已经变红了。

“这会是谁干的？”

“您得好好想想，”克勒曼说：“就是最小的线索对我们也可能有所帮助。”

那个男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她母亲的死使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请您相信我，我尽了自己的努力，尤其是我的第二个妻子来后，我们俩一直向她伸出手，帮助她，但她一直不可接近。”

那个男人又开始哆嗦了。

“就象一块石头……”他摇着头说，“我无法对您说，我……我不懂年轻人……”

克勒曼打断了他：“您给我打电话吧！”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他的电话号码。

他又加上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家的电话。”他说，“您随时都可以给我去电话，别管是几点钟。在处理谋杀案时，我们总是在岗位上，二十四小时都在。”

那位父亲用手按住太阳穴。

“我是她父亲，却不能帮助您，我……”

“您必须帮助我们。”克勒曼答道：“每一封信都可能是一条线索，每张照片也同样。我能看看玛丽的房间吗？”

“当然可以，”那个男人连忙说：“我们可以马上就去。”

“谢谢。”克勒曼说。

那个人站了起来。

“您请，先生……”

克勒曼说了自己的姓。

“克勒曼先生，”那人低声说：“玛丽的屋子现在由我儿子住着。但她的东西还在里面，因为她有时候回来。”

“嗯。”克勒曼嗯了一声并且马上意识到，他用了布勒斯巴赫的习惯。

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屋内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窗下是一张蓝色的儿童床。屋内有一套组合柜，组合柜的各个部分占据了四壁。这些家具色泽明亮并有许多抽屉，抽屉里塞满了儿童玩具。

门的上方挂着两张高更^①的画，克勒曼知道这两张画，

① 高更，法国十九世纪末画家。